

王锐生文集

王锐生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WR8-2

B3

王锐生文集

王锐生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赠阅

AC136/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锐生文集/王锐生著.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 10

ISBN 7-218-04436-0

I. 王… II. 王… III. 哲学-文集 IV. B0-53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广东邮电南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20.5
插 页	6
字 数	400千字
版 次	2003年10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4436-0/B·148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自序

一、无悔的选择

有机会把我多年来陆续发表在报刊的论文收集在一起出版，是值得高兴的事情。这些文章都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表的。在此之前，我虽然也身处“哲学战线”，但上世纪50—60年代，我作为北京中央社科系统的年轻人，许多时间都是围绕着当时频繁出现的政治运动而工作——往往是集体的工作。即使写过一些文章，限于当时的环境，也都是一些没有独立见解的、非学术性的东西。我个人的学术生

命，严格说，是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这恐怕是那个时代给予我们这些成长于新中国的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的局限。

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的职业，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谋生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在五年前离休后，我仍然笔耕不辍的原因。我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目前有些人对马克思的学说所持的偏见相反，那时的我——作为一个从小就饱受民族屈辱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把马克思的学说当作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东西。那时国统区的青年普遍把民族振兴的希望寄托在象征中国光明前途的共产党和它领导的解放区。他们把 20 世纪 40 年代上海的处境叫作“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就是解放区，就是即将到来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因为共产党是以马克思的学说为指导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我从苏联人在上海办的“时代书店”里第一次找到一些马克思的书，如《共产党宣言》、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等。对于马克思，我当时并不能句句读懂，但他的革命批判精神却是生活在反动统治下的青年人所很容易接受的。旧社会里，人人都感受到的民族屈辱与苦难从感性上使那时的年轻人本能地厌恶受外国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的统治，而马克思的书则使这种感受进一步升华为理性的选择——对党和社会主义的选择。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编这本集子的时候，我虽然对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学术深度感到不满足，但对于自己成为马克思的信徒之选择，并不感到有悔。

二、关于本文集的几点说明

读者从文集的内容可以看出，这里的全部论文都离不开唯物史观这条主线。这是因为我多年来一直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工作。而且我一直认为，马克思的哲学的核心就是唯物史观。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主要是对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在这里，我愿意扼要地讲一下我个人研究的一些特点。

第一，关于体系。我认为，为了讲授哲学的方便，人们有权利为自己建立某种讲授哲学的“体系”。但是，我不认为，当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在建立起所谓能够给人们提供一个世界图景的“科学的体系”。根据前苏联著名哲学家奥依则尔曼的近著《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思考》的论证和考察，马克思自己就没有建立过这样的体系。可是，苏联哲学却把“辩证唯物主义”发展成为完整的体系。奥氏认为，它与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的理解相去甚远，这一苏联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其实是黑格尔哲学的翻版。安启念教授在《哲学动态》2003年第1期的文章《奥依则尔曼论辩证唯物主义》中，对此做了详细的介绍。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在国内关于苏联版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争论中，我不是积极的参加者。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按照恩

格斯在《反杜林论》的说法，马克思和他共同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变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其核心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而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也并不等同于苏联版的辩证唯物主义。至于苏式哲学教科书说，唯物主义历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运用，就更是荒谬的了。本文集中的《历史唯物论的实践一元论》一文，就是对这种观点的质疑、批判。

第二，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一个根本原则，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前半句话中的“哲学家们”，指的就是那种热衷于构造哲学体系的人，他们依靠思维的力量构想出完整的、把一切现存的东西都包括在内的世界图景。而马克思与传统哲学的决裂，就表现在他把唯物史观当作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因此读者看到，文集所涉及的课题比较广泛，从人的问题到文化、价值观、精神文明、市场经济的哲学问题、社会哲学、高科技的哲学问题等等，而不是停留在纯哲学的领域。本文集的纯哲学思辨色彩是比较淡的。

第三，致力于拓宽唯物史观的研究领域是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担任中国社科院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主任时就有想法。但是在抓住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同时，有三个关键词是始终贯穿于这些现实问题的分析、研究之中的。那就是：人、实践和价值。

之所以如此，为的是要恢复马克思哲学的本来面貌。马

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苏联版的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在表面上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但差别仍是很大的。差别主要集中在这三个问题上。

首先，苏联版哲学教科书中没有对唯物史观的最本质的东西——实践给予应有的位置。这是国内许多学者早就觉察到的。阶级斗争、物质生产方式当然也与实践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实践的某种形态。但都不是把实践当作哲学范畴来考察。“一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个根本原则，在苏联版哲学教科书中得不到贯彻。而由于没有足够重视实践，在历史过程中人作为实践主体以及由此所必然带来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体性等哲学范畴也都完全没有涉及。

其次，唯物史观的对象是历史，而历史是人们创造的。由于过分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历史的主体——人，反而消失了。历史似乎只是阶级的历史，而不是人的历史。由于离开人的历史发展来谈阶级，所以教科书的“阶级”范畴从来没有真正从哲学高度来阐述过。本文集的《怎样从哲学层次上探讨阶级范畴》一文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而发的。

个体、群（阶级只是群的一种形态）和类是人的三种存在形态。但是在教科书中，两头（个体与类）消失了，只剩下“群”的一种形态——阶级。这样的哲学在今天的全球化环境中，在全球性问题到处出现的情况下，肯定是寸步难行的。

最后，在承认了实践和人的重要性之后，价值问题就必然要进入历史观研究中来。传统的哲学教科书只讲合规律

性，忽视合（人的）目的性。而所说的规律又是同人的活动无关的——规律似乎不是人的活动的规律。在社会领域，没有一个现实的规律不是人的活动的规律。实践作为人的活动是主观见诸客观。而这主观中就必定包含有人的价值取向、价值选择。因而在承认历史决定论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人的价值选择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传统的（苏联版）哲学教科书的历史观不讲价值，使得唯物史观残缺不全。

第四，读者从本文集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论文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个性和个性发展问题有所偏爱。人的问题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在众多的有关人的课题中，我却选择人的个性作为重点，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尊重人的个性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的理论问题。

首先，我认为，对个性的压抑是中国社会的悠久的“国情”。对于中国现代化来说，我们绝不是失之于过度张扬个性，而是对尊重个性的极端欠缺。这要归咎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有人以为，讳谈个性会有利于整体的团结、有利于社会眼前的稳定。然而从长远来看，一个社会的主导价值理想过分偏向整体主义，完全忽视个体的素质，忽视个体的个性发展，最终结果必然是整体受害。文集集中的《掰筷子与讲个性》等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传统文化要转化为对现代化有用的思想资源，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其次，个性不应当成为马克思学说中的禁区或盲区。正确理解的个性发展，是马克思作为思想家的极其宝贵的财富。从历史目的性（历史研究中的终极关怀）的角度看，多

年来，马克思关于人的个性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崇高理想，被一种政治实用主义倾向所取代了。有的社会领导者从眼前现实政治需要（保持稳定）出发，不希望过多提倡弘扬个性，是可以理解的（有人说，“人学是把双刃剑”，就是这种过分的担心）。但从学术视角看，从社会长远发展的需要看，把马克思的这个理想打发到遥远的未来，而在眼前冷遇它，不去重视它，是造成国民素质低下的一个原因。人们都在谈论：现代化首先需要人的现代化。如果社会上每个个体都没有独立的个性（典型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人”），没有作为创新活动前提的个体主体性，哪还谈得上人的现代化的素质？这样的个体恐怕连已经到来的知识经济浪潮也适应不了。所以光是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出发，也应当把人（个人）的全面发展看作现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

再次，由于理论上缺乏研究，更由于缺乏足够智慧去把握马克思的深层思想，许多人往往把个性发展简单等同于个人主义或个性的绝对自由。这当然是误解。他们往往把一个忽视必要社会约束的青年人口里所喊的“个性自由”与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里讲的作为未来社会理想的“自由个性”，混为一谈了。然而，这完全是两回事。后者指的是“自由人联合体”中的个体的个性全面发展。即是《资本论》中所说的作为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如果马克思没有了这一面，他还能算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吗？最近英国《经济学家》报道了1999年“BBC”举行一次民意测验：评选一千年来最伟大的思想家。结果属于卡尔·

马克思（爱因斯坦、牛顿和达尔文分别名列第二、三、四名）。文章说：“其实，马克思在许多方面都是正确的：比如资本主义的许多问题、全球化和国际市场、经济周期和经济决定思想的方式。马克思很有先见之明。所以，请你务必丢弃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但千万不要丢弃马克思。”在我看来，马克思成为千年来最伟大的思想家，首先还在于他的这个关于人类解放的崇高思想。

第五，如果读者看过我在 80 年代初期入学争论中所写的某些文章，他可能会发现，我后来的文章的观点有了一些变化。这并不奇怪。我在有关文章中曾经作过交代：对问题的认识有所提高了。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与时俱进”。观点的变，有两种。一种是舍义取利的结果。另一种是让认识服从真理。在形式上，二者可能都表现为观点的与时俱进，但在人品上却是有所不同。我尊重和效法后者，但在一些情况下，也理解前者。中国的读书人历来都有这样的体验：做学问家还不算太难，你只要下苦工夫就总有成就；做思想家就难了。思想家必须“吾道一以贯之”，不允许以利易义或因利舍义。古人说，“泰上立德”，就是这个意思。我搞了大半辈子理论，虽然谈不上是什么思想家，但总愿意在“立德”方面向思想家看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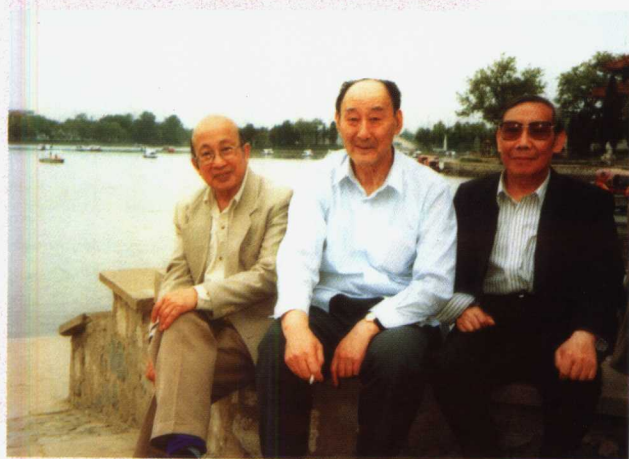
三、体例

因为文集中文章的题目比较杂，所以把它们大体上做了分类（共七大类：依次为：原理篇、人的问题、文化与价值观、全球化问题、精神文明、社会哲学问题、哲学与高科技），在每一类中，文章的排列就按照发表的时间为序，我只在每篇文章的末尾注明了该文首次发表的刊物名称和时间。

2003年3月22日于北京



作者与同行学者交谈



作者与同行合影



作者与同行合影



作者在广东肇庆七星岩留影



作者全家合影



作者近照



作者作学术报告



作者主持博士论文答辩

作者小传

王锐生，祖籍广东台山。1928年11月18日生于澳门，上海解放前参加中国共产党。1950年入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系学习。1952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贸易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1954年调任北京对外贸易学院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副主任，讲师。1957—1959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后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78年起）、研究员（1986年起）、博士生导师（1987年起）、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副主任、主任（1980—1988年）以及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1988年起调任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主编（1992—1998年）。